郑州地理

人民公园的那年那月

♣ 赵成义

现在郑州的公园真多，几乎每条主干道周边都有公园，然而新中国成立之初，郑州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园。为了促进城市发展和满足人民群众对新生活的美好向往，1951年郑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市中心建设郑州市第一个公园——人民公园。

公园选址在西太康路以北胡公祠和铭功路以东彭公祠之间。市政府成立了人民公园筹建处，组织人员进行测量，并很快开工建设了位于北二七路路西的公园大门及与周边单位市场商铺的分界围墙。

据现年91岁的姨母李从新老人回忆，当时人民公园一期工程刚完工，还没有正式对外开放，她是和同学一起去的，同学鲁学秀的父亲是人民公园的门卫。那时候人民公园就这一个大门，随后完成征地手续，先后将胡公祠和彭公祠接纳入公园，方才增添了公园的南门和西门。我们现在看到的公园南门，就是胡公祠的原门。由于它造型端庄又有纪念意义，当年只是进行了粉饰刷新，在进门处挂上“郑州市人民公园”的牌子。

“人民公园为人民，人民公园人民建。”这是当时的一句口号，也是建园工地上的真实写照。公园建设初期，主要是挖湖堆山平地修路的体力活，只要年轻身体好，大家都能干。市政府号召机关学校等社会各界关心公园建设，积极组织广大青年参加建园义务劳动。我父亲就随单位参加过建设人民公园的义务劳动，还向公园捐献了家里种的两棵月季。为了答谢社会各界和广大市民群众对建园工作的大力支持，人民公园1952年8月1日开园之日起，免费开放了整整5个月。1953年1月1日开始售票，最初的个人票价为第一套人民币200元，折合新币为2分钱。30人以上的团体票100元，折合新币1分钱。当时的门票没有副券，进门时门卫会撕掉一个角，表示此票已经使用过了。人民公园的个人门票从2分开始，3分，5分，1角——上世纪末涨到了2元。2000年开始公益性免费开放。

人民公园为什么在八一建军节开园呢？一个偶然的机遇，使我对此有所了解。1975年八一前夕，我在部队时的连指导员来郑州出差，我请他到人民公园游览。进门购票时，门卫看着一身戎装的指导员和我，询问后微笑道：请进，不用买票。原来公园对现役军人和退役军人均实行优待免票。游览中，指导员指着公园简介问我：这个公园八一建军节开园，有什么讲究和缘由？我说：不知道。喜欢刨根问底的指导员说：找工作人员问问。

于是，我俩到附近的公园办公室询问，一位头发花白参加过建园工作的女同志接待了我们。她说，这个跟当时的工程进度和大环境都有关系。公园建园初期正值抗美援朝战争，咱郑州作家魏巍深入前线，写了一篇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解放军是最可爱的人，向解放军学习的呼声一时之间响彻全国。我们也多次组织学习这篇文章，鼓舞干劲，把工程进度尽量往前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咱公园建设队伍里有一支军属大队，全部由军队家属组成。她们都积极提议八一开园。对于人民公园预定八一开园的消息，当年的《郑州晚报》曾在第一版予以报道。

上世纪70年代以前的人民公园高大全。高，人民公园的树高。人民公园那片带点沙土质的黄土地及丰富的水资源，好像特别适合种树。不论是莲花池四周的法桐，还是胡公祠前面的青桐（后来更换为银杏树）都比市区其他地方的树明显高一头，格外引人注目。大，人民公园的管理权限大。很多人都知道老郑州三大公园，碧沙岗公园、紫荆山公园和人民公园。殊不知人民公园乃郑州公园之母，碧沙岗公园和紫荆山公园都是人民公园派人过去筹建的，建园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都归人民公园管理。据《人民公园大事记》记载，碧沙岗公园1957年5月1日正式开园，公园主任由人民公园的一名副主任担任，并派去了会计和技术员，行政和组织上归人民公园统一领导。全，人民公园的综合服务功能最全，譬如人民公园当时有跳伞塔，碧沙岗公园和紫荆山公园都没有。再如紫荆山公园没有动物园，碧沙岗公园虽然有动物园，但没有湖泊和游船，而人民公园全都有。记得人民公园那时还有个湖滨茶社，人们可以在此喝茶聊天看报下棋，甚是休闲惬意。

上世纪80年代以前，人民公园的游乐场上只是普通的秋千、转椅、平衡木和滑滑梯等。在这些原始的游乐设施中，建园初期用水泥钢筋和砖块筑成的大象滑梯，却以其精巧的设计、憨厚可亲的大象形象，让大人和小孩乐此不疲。游人都兴致勃勃地在大象屁股后面排队，从大象的屁股进去，弓着腰从腹背穿过，然后从鼻子上滑下来。

上世纪90年代以前，人民公园的打卡地和热门景点有莲花池、金鱼长廊、迎宾山等。莲花池位于公园中心地带。莲花高端和第三蓬上的八只彩色青蛙分别会向上和向外喷水，非常好看。前些年出于安全考虑进行改造，将莲花池改掉了，但保留了莲花主体及通过暗管的喷水功能。由于大莲花还在，以大莲花为中心蔚为壮观的中心广场还在，所以这里仍是打卡地之一。

金鱼长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曾经的金鱼长廊位于莲花池广场北边即现在的有声书屋位置，当年该处建筑外面是约两米宽的走廊，迎面是长长的金鱼展示墙。该墙距地面一米五左右是形状各异的玻璃窗口，每个玻璃窗口展示着一种金鱼。如黑龙睛、狮子头等。不知道的人还以为金鱼缸是砌到墙上的，其实是从墙后面放上去的。墙后面的院子里有好几个金鱼池，养了很多金鱼。过一段时间，还要把橱窗鱼缸里的金鱼和水换一遍呢！

迎宾山位于人民公园东门入口广场对面，始建于上世纪70年代。1980年又在原小土山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重建改造。先后从密县和巩义采运来大量形态各异的青石，并按照开门见山迎宾入园的主题进行全方位布置和链接加固，还配套建设了山道、凉亭和景观植物，从而成为人民公园的标志性景观建筑之一。多年来，一直吸引着众多游客在此打卡游览。

诗路放歌

胡杨与星辰

♣ 刘建民

听！
在大地裂痕深处
胡杨将血色根系
楔入玄武岩的纪年
三千年冻土
炸裂出金甲战袍
那些倒而不朽的骨骼
在风口站成青铜编钟的阵列
额济纳的月光用盐粒淬炼倔强
每片叶子都在沙暴中迸发虎符的雷鸣

看！
酒泉陶瓮里奔涌着汉唐烽火
将军醉卧沙场 箭囊绽放倔强的荆棘
戍边将士的骨骼与胡杨林熔铸共生
他们把姓名凿进风蚀崖壁
而星河正从钢盔孤线倾泻
在界碑旁轰响着新的银河诞生

此刻！长征火箭的烈焰撕碎云层
被风沙打磨百年的意志
在推进器中爆燃 燃烧的尾焰里
沸腾着胡杨汁液与铁血盟誓
天宫二十号展开太阳翼
接住汉代戍卒射向苍穹的铜箭镞

当对接舱在深空精准咬合
整片胡杨林的根系
举起光年之外的春天
飘落的秋叶在轨道参数中起舞
折断的枝干于整流罩内重生
酒泉的地下水脉
突然奔涌成银河的支流

这是种在苍穹的胡杨林——
每颗卫星都是不坠的金色叶片
每道轨迹都是挺立的钢铁脊梁
航天人的眼窝积蓄祁连雪水
他们用胡杨的纹理
在真空镌刻千年不倒的契约

当风暴再度席卷阿拉善
胡杨化石与发射塔架
在沙砾中孕育新的星座
天宫二十一号的舷窗外
胡杨树脂与航天焊锡
正在融合 正在结晶
正在成为——
华夏大地的永恒坐标！
人类星海的闪耀路标！
文明史诗的黄金句读！

晚安一句话（外一首）

♣ 牛俊影

晚风绕着窗沿的茉莉转了圈
刚数完枝头最后片叶的光

你把笔帽旋紧像给忙碌扣上软木塞
未合的笔记本里某行字迹
正被台灯的暖光轻轻熨烫
像抚平衣角的慌

拖鞋在门口蜷成浅窝
接住你卸下的一整天重量
不必再攥着那些紧绷的时刻了
地铁里擦肩的匆忙报表上未改的错
都可以折进枕头的软
让梦像晒透的床单慢慢裹住心房

窗外的树叶还在和月光轻轻讲
你抬眼关了那盏灯
黑暗里有句话正轻轻生长
不是风的私语
不是叶的摇晃
是你对自己说的那句晚安
轻得像羽毛却能接住
所有没说出口的
今天辛苦了

好梦是问候

暖炉把毛线团烘成软月亮
公文包还夹着没捋顺的字
被枕套轻轻接住 揉成棉絮的软

台灯把影子叠成半开的信
晾衣绳上未干的衬衫晃着
风替它把褶皱 熨成浅淡的痕

茶杯还留着下午的余温
你把被角掖到肘弯时
星星正趴在窗纱上
听你叹的轻气

那些没说出口的“累了吧”
不用等谁来应
好梦会替生活递来软话
像藏在枕下的糖
含着自己对自己的
温柔一问

小城烟火（国画） 马国强

荐书架

《叙旧》：为时代留存民间记忆

♣ 黄盼盼

近日，第七届宝珀理想国文学奖首奖得主魏思孝的全新小说集《叙旧》重磅出版。该书收录了作者倾心创作的10篇小说，这些故事既是作家对亲友故旧的深情回望，也是对当代普通人生命境遇的细腻描摹。魏思孝以其独特的乡土叙事与真挚的情感力量，为华语文学市场注入了深沉的暖意。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作品首次集中呈现了“失意的文学青年”群像：《业余》中笔耕不辍却难获荣光的编剧罗运生，《事迹》中靠绘画抵御生活疲惫的丘河初，还有《诗人》中的主人公劲辉，他们的挣扎与坚守，构成当代文学现场被忽略的重要侧面，也映照出作家自身“以写作抵御世俗挤压”的创作初心。

魏思孝的写作始终带着“土地的温度”。在《叙旧》中，这种风格愈发成熟：没有宏大叙事的铺陈，只用具象细节将时光流转中的遗憾与温情、挣扎与坚守娓娓道来。冷冽写实的笔触下，藏着对生命最本真的敬畏，厚重而充满生命力。《叙旧》的开阔与多元也体现在作者于现实与虚构间的自由穿梭，既延续了对乡土中国的深度书写，又拓展了对城市边缘人、文学追光者的关注，实现了从“乡村纪录片”到“生命回忆录”的创作升级。

作为当代乡土文学的重要代表，魏思孝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主流叙事中普通人的声音空白。作者用一个个具体而微的生命故事，构建起一部平民化的时代备忘录。在快节奏的当下，《叙旧》的文学与社会价值尤为凸显：书中那些被时间腌渍的日常、未说出口的牵挂、未能实现的约定，恰是现代人内心深处的情感共鸣点。它让读者在他人的故事里看见自己，在回望中重拾对亲情、友情的珍视，在平凡人生的褶皱里，发现对抗虚无的精神力量。

散文诗页

小雪 撞破季节的禁锢

♣ 徐慧根

一

凡是生命中的灵性，必然在运行中变通；凡是日益丰腴的结果，必然在自我剥离中用另一种形式存在，在新的形态下继续生存……

雨，也有累的时候。必须用另一种方式继续行走。

于是，从细小的尘粒状开始。小憩，凝结，走向新状态——

无论形状还是势头，它看上去都是小的。

它的小，那么乖巧，惹动我内心的怜爱与亲昵的愿望，禁不住情愫，悄悄地用手指更改写法，把“它”置换成更有韵味的“她”。

现在，曾经的“它”已是而今的“她”了，任我以新的视角展开叙述。

她剪碎了云絮，剪碎了天空飘逸的轻盈和洁白，随着风儿的脚步，在时间里曼舞起来。

从细小尘粒，到随情组合一种任意状，积累或放大，直至有了绽放的翅膀。

她的音律是梨花，节拍也是梨花。

她所掠过的是欢笑，正朝着走过的也是欢笑。

梨花哟，欢笑哟，共同结构出一场辽阔人间对她的真诚迎接，甚至，有的人已开始在眼眶里为她漾起了温热的泪水。

这是感动的彰显，这是感动的具象。

别为天空而担忧，因为，丝绸般的天空正在被她抛洒的洁白诗句一边烘托，一边渲染，植入天空。

天空选择了醒着颜色，选择了不敢入睡——但，梦依旧在缓缓地铺展。

是的，铺展，成一阙宋词，成一支元曲，成一部明清小说。

请允许我折返，回到始终记忆着的汉唐散文，随之发出小小的惊呼——她是多么地相像啊。

请允许我另辟蹊径，奔向异域那不曾磨灭的安徒生童话，随之又发出小小的惊呼——她仍是那么地相像啊。

罢了，我敞开抚平的衣襟，就在这衣襟上，为她筑起一个祖国，邀约她前来她的祖国，熠熠地晶莹，熠熠地闪耀……

她，其实还在路上。

二

穿过朴素的时光，穿过依旧的清风，改变了舞蹈的旋律和舞姿。

无论内容，无论形式，无论别人说些什么，也不仅仅是一场初冬的花开。

姿态在飞翔，心魂在明澈，深情在从寒冷的包围中抽取着温暖的河流。

一切，由内而外；一切，由隐而显；一切，由晦暗而渐豁。

曾经的曲折，拉直了；曾经的阻滞，消弭了；曾经的坚硬，融化了。

现在，统统转换为陪伴，进入长梦，悠悠扬扬，飘飘洒洒。

还是要进入泥土的，并且在泥土里播种孕育。

是的，播种后必然，等春天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的不是空茫，而是四处绿意的葳蕤与蓬勃。

每一句话语里都有青草吐芽的情节，每一种修辞格里都有露珠跳跃的册页。

身影闪烁，身影的后面是朝霞。

色彩宣泄，色彩的前方是光芒。

倘若有愿景，不妨就从这里书写吧。

倘若有希求，不妨就从这里掬出吧。

书写一段，感奋一段；掬出一回，满足一回。

小雪，打破了季节天空下的沉寂。

小雪，点燃了冬日大地上的欣悦。

其实，许多期待是在静候比往年更加生动的童话剧……

三

猝不及防，就站在了我们面前。

姿势多么洁白，又多么晶莹，无拘无束地讲述着六角形的童话。

带着我们期待与呼唤的神旨，先是笼罩，而后是对大地真切地覆盖。

把寒和冷转化了，把病痛和疾苦也转化了。

静对着这样的选择和结果，我们不由得赞叹起美好来，再没有谁人不合时宜地旁生横斜的枝节，或者插入极不恰切的议论——果真去做的话，必将动辄得咎。

山川与平原，故乡与异乡，歧路与大道，皆已失掉了区分度，大千归结为一份琼瑶的纯粹。

小雪作为节气，必将会改变精神的空茫，让这段时空一天天流露出真实的想法，为下一个梦能渐渐丰满而敞开胸怀。

我们应当珍惜，我们找不到不去珍惜不去热爱的理由。

相互诚恳地祝福吧，愿彼此幸运，愿彼此安康。

请相信，祝福过后，我们都将变得更加真实，我们的日子也将变得更加饱满丰硕。

仍有执念？是时候了，要认真地加以揣度衡量：积极的，继续怀抱着前行；消极的，立即彻底地放下……

日渐变冷的进程中，生命的加减法写入日记。

我们不需要重负和拖累，我们需要轻松、焕发、提振、昂扬，在白雪一步步铺展的意境中，走出崭新的坦途。

小雪。让严冬从匍匐到站立，从站立到行走，从行走到奔跑，直至撞破季节的禁锢。

灯下漫笔

人间岁月

♣ 寇洵

母亲走后不久，父亲搬到了城里。母亲不在了，父亲触景伤情，再也不愿一个人住在老家，就到城里租了一间房子。

父亲租的房子在城北一带。那里有一条小巷子，是饮食街。巷子口有几家卖牛羊肉的，我回家经常要从那里穿过。那条街一天到晚，熙熙攘攘的。我不喜欢热闹。母亲走了之后，我习惯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个地方。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母亲走后，我像变了个人。

父亲租的房子在一楼。这间房本来是房东的儿子用来做婚房的，但房东的儿子把婚结在了外面，房子就空了下来。这间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家具齐全，父亲搬过来时，没有怎么费事。母亲走后，父亲干什么似乎都提不起精神。

父亲过来时，把母亲的遗像也带来了。父亲把遗像端端正正地摆在客厅正中间的桌子上。我从外面回来，一眼就看到了母亲的遗像。几乎在同时，我的泪就流下来了。我不敢看母亲。我重重地跪在母亲的遗像面前，泪水长流。我的心抽搐着。好半天，父亲过来，硬把我拉了起来。

房东五十来岁，她很同情父亲。父亲情绪低落，有时间一直不开火，她就把做好的饭端过来。她劝父亲想开一点。

父亲烟瘾很大。母亲走后，他的烟抽得更厉害了。白天，他蹲在屋檐下，默默地抽着烟，呆呆地望着远处。夜里，他睡不着，半倚在床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头的火光明了又灭，灭了又明。

下雨了，我听到哗啦啦的响声。我开始怕下雨。父亲说，梦见下雨，就意味着要流泪。母亲走后，我越来越怕看见雨天。但秋一深，雨就落得勤了。我想起山上的母亲，她躺在那里该冷了，我哭了。

父亲租的房子后面是一座山，叫九龙山，很高，也很大。我有一次回去，父亲带我去爬了一次山。我们站在山顶上往下看，县城就在眼底了，我没有心情看山下的县城。我往高处看，高处是高远的蓝天。天上浮着白云，白云之外，天空空空荡荡。我长久地看着那虚空处，看得久了，我觉得母亲就在上面，母亲正在看着我。我恍惚觉得，我看到了母亲的面容。母亲还像从前那样。

父亲搬家后，住到了城北的锯木厂。锯木厂有三四间石棉瓦房，父亲住在中间的一间。锯木厂有很多木料，大多是桐木、杨木，堆得像小山一样。我常常过去坐到那些木料上。想起母亲的点点滴滴，我忍不住泪如泉涌。

锯木厂对面是南山。傍晚时，南山雾霭沉沉。我有很多次看见，南山举着夕阳缓缓放下。我看着落日一点点沉下去，我总觉得母亲也从那里消失了。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锯木厂东边是一个山头，有一条土路通到山顶上面。山上是野地。有一天夜里，我独自走到那里，在空旷的野地里，我抬头看到天空繁星密布。我盯着其中的几颗，它们朝我眨着眼睛。看得久了，我觉得那是母亲的眼睛，母亲在天上看着我。

夜深时，我躺在床上。听到北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在屋里发出呼啸的声音。这声音尖锐而刺耳，我想起小时候的夜里，也是这样。唯一不同的是，那时候我每次睁开眼睛，都能看到灯下的母亲。母亲在那里缝缝补补。煤油灯暗淡的光芒把母亲的身影放大到墙上，占半个墙面那么大。母亲在墙上缝补，在墙上纳着鞋底，那厚厚的鞋底，是母亲一针一线缝出来的。我看着墙上的母亲，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我想，那时候我的梦一定是香甜的。

母亲走后，我有很多次从睡梦中惊醒。我一会儿看见在小河边浣洗的母亲，一会儿看见在山坡上伫立的母亲，在村路上送我的母亲，在家门口眺望的母亲，做好饭菜等着我的母亲。像从前那样，在我的生活里的母亲。有一次，我在梦里看到母亲流泪了，忽然间我意识到母亲已经走了，我急得大哭，然后就醒了。那种醒来后的失落是前所未有的。醒来后，我才想到，母亲是真的走了，我再也看不到母亲了。我在黑暗中默默地流着泪，流着泪。

我要离开小县城了，父亲把我送到车站。父亲买好车票，把我送到车上。车开走之前，父亲一直站在外面等着。车快开了，父亲走到车门口，冲我招招手。车开动了，我回头看见，父亲跟在后面。他那么瘦小，那么单薄。我忽然想到，我只有父亲了。